



## 故乡的蕨菜香

■ 安徽合肥 赵见

老家多山，山中产有蘑菇、石耳、地得皮、黄花菜等多种纯天然蔬菜；野生蕨菜，更是远近闻名，享誉四方。每年冬去春来，布谷始鸣之时，便是老家山上蕨菜破土生长的开始，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时间里，会迎来八方客人进山采摘。

初生的蕨菜茎杆，浑身长有一层白色的绒毛，随后绒毛会逐渐褪去，纤弱的茎杆逐渐长高，变得粗壮起来，颜色也由原来的粉红变成草绿或雪青色。采摘蕨菜的时机非常重要，一般在蕨菜出土两三天内，茎杆达六七寸高时较为适宜，这时，茎杆顶端上方包裹的叶子尚未绽开，采下晒干折头小，又不至于产生纤维硬化影响食用。

近年来，每年都会有不少游客来到老家的山上游玩、采摘蕨菜，甚至有人单为采摘蕨菜从外地驱车过来，这也使得老家的蕨菜开始稀缺起来。儿时，每年清明节前后，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开展爬山活动，途中，老师会带领学生去采摘新鲜的蕨菜，大家三五成群，结伴采摘，人人都会有满书包的收获。参加工作后，回乡的次数屈指可数，也多年未曾上山采摘过蕨菜。不过，就在前几日我回了趟老家，巧遇村庄里的人去山上采摘蕨菜，心里不由得一阵“痒痒”，最终还是同他们一道上了山。不到半天工夫，几位同乡人人采得满篮子蕨菜，而我的提篮里的蕨菜却少得可怜，原因竟是自己不忍心去采摘它们，看到一片片稚嫩的蕨菜叶如同一只只向我

伸来的小手，一种故友重逢之感顿生心间，只想与之相握，自然也就少了采摘。

往年老家人加工蕨菜的方法，基本上是先采摘回家的蕨菜清洗干净放在锅中，加水稍煮几滚后捞出，过水涤去涩水、青气，最大程度保留了蕨菜原有的清香甜味，又能去除苦涩让口感更佳，等到秋冬到来时，再取出食用。近几年家乡人有了个加工蕨菜的新方法，就是先将蕨菜进行成把腌制，然后晒干，加工程序相对简单，蕨菜的成色、品相也较以往好看，只是其味道、口感却不如以前。

现在老家人烹制蕨菜的方式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多为单一的干烧，有煲汤、荤炒的，也有配肉炖煨的，全凭各人所好。老家的蕨菜算是蕨菜中的珍品，杆粗肉嫩，色正味佳，脂肪、蛋白质、维生素含量较高，药用功效也很了得，对湿疹、发烧、肠道感染，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功效；还能扩张血管，有助高血压患者的治疗，深得人们青睐。

家乡的蕨菜，生长在山上，春荣秋枯，从嫩芽破土而出长成茎杆被采摘，到枝叶横生成形枯萎，再到来年春天如约而至，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，周而复始，时间不过一年；它没有任何索求，只任凭人们采摘享用；它从不挑剔生存环境，山坡、幽谷、树下，甚至在缺少泥土的石缝中，也能够很好地存活繁生。我敬佩家乡蕨菜的无私与大爱，也被它的顽强与坚持所打动！

## 活着的意思

■ 湖北荆州 龚本庭

早上，面条馆的赵师傅告诉我，附近一家小餐馆的王老板昨天走了。然后赵师傅开始感叹：“人这一辈子，真没啥意思。”

“昨天上午王老板过来转了一圈，他还给我递了根烟。王老板说春节过完了该干活了，他准备明天把店里收拾洗刷一下后开始营业。哪知道中午睡了一个午觉，就再没醒来了。王老板那个人，你应该认识。他才40多岁，多强壮的身体，说没就没了。”赵师傅给我描述一番王老板的模样后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个王老板我的确有印象。

王老板以前在我们小区前面开了家夫妻餐馆。他大块头，黑皮肤，看模样就像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。他的餐馆与我的一个老乡开的餐饮相邻，我在老乡那吃饭时就能看到他。由于老乡一家嘴甜，生意要比王老板的好许多。据老乡说，王老板早些年是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才跑出来的，王老板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。小餐馆厨房是在外搭建的，没空调，夏天时，厨房温度有时高达40多度，可王老板这么多年，一直坚持自己炒菜。

后来，那排门面由于要拆迁，他们就不能在那做生意了。我老乡干脆改行，他说已经厌倦了开餐馆。王老板则在街对面又找了一家门面，依旧做餐馆生意。我有时去赵师傅那吃早点，车就停在王老板餐馆门前的停车位上。王老板依旧每天很早就开始忙碌，生意依旧是不温不火的样子。我现在很少在外吃饭了，也一直没到王老板餐馆吃过，但经常在他门前停车，对他多少还是有些歉意。

“多好的一个人，一天福都没享。”赵师傅还在与我唠叨。我也附和，做点小生意，人很辛苦，又挣不了多少钱。“他怎么不挣钱？他挣的可不少了。”赵师傅说王老板自己在乡下建了很大的一栋房子，给儿子在城里买了套百多平米的商品房，还给他女儿买了一辆20多万的私家车。“他对儿媳尤其好，简直比自己亲闺女都亲。他对孩子们的细心，我们还真做不到。”赵师傅列举了许多王老板对儿子和儿媳的好来，比如每天给孩子们做好早点，每天对孩子们嘘寒问暖等等。赵师傅不说，我还真不知道他这么有钱，并且在他刚毅的面孔下，还有这么柔情的一面。

隔了几天，赵师傅又提及王老板。“老王本还打算再干几年就去乡下，好好享几年清福的。他建的那么大一栋新房子，可惜了。他昨天下午葬了，好热闹的。他孩子们哭得死去活来，邻居们送了一程又一程，包括我。唉，人活着，真没什么意思。”说完，赵师傅又感叹。

对生之留恋，对死之惋惜，以及在不断地付出与创造中，这也许就是王老板、赵师傅，以及平凡的你和我活着的意思吧。

## 樱花与古寺

■ 浙江慈溪 潘玉毅



人的记忆是很奇怪的，常常会将不相干的两样事物联系在一起。我的记忆便是这般，每年三四月间樱花开落的时候，脑海里但凡出现樱花的地点，必有一座古寺。庐山光佛寺，西安青龙寺，南京鸡鸣寺，泉州开元寺……其实这么多寺庙中，我只去过青龙寺，也只看过那儿的樱花，其余的多是道听途说，或者曾自纸上一览红尘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仍觉得，最好的樱花理应是开在寺院里的。难道不是吗？樱花给人的感觉总是静静的、淡淡的，无论开放或者凋零都是如此。哪怕屋外起多大的风，落多大的雨，它都是一副波澜不惊、云淡风轻的模样。这样的樱花自当远离凡尘。如果非要在人间给它找一个归宿，寺院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去处。

寺院南北方都有，而南北方的很多寺院里也都种有樱花树。通常来说，纬度不同，樱花开落的时间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差异。至于种植的范围，除了面积有限的私家小院，樱花很少一株两株地栽种，只要地方足够宽敞，它通常都是百株千株地“密植”。因为密，所以才有樱花盛开时如雪景如仙境般的美。樱花如梦，古寺庄严，二者相映成趣。

我一直好奇一件事：最早的时候，是哪个好事者将樱花树苗带到了寺院里。虽然至今不曾求得答案，但我打心底里感谢这个好事者，因为是他将樱花与古寺这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事物组合在一起，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情调和意蕴。从此，古寺仍是那个古寺，风景却有了不同于往日的色彩。

樱花开放的时候，像雨，像雪，像心爱的姑娘脸上不经意流露的微笑，惹人怜爱。虽无怒放，却无怒态，而是疏疏淡淡的，从从容容的，它的颜色柔和而不刺眼，粉的也好，白的也好，都能让人看到“与世无争”四字。在它面前，辞藻无力，所以赞美是毫无意义的。

樱花只是美，闻不出香味。它的香味若有若无的，就像禅意，须有好的悟性才能洞悉。古寺里的樱花，不曾沾染人世的尘埃和烟火气。香染袈裟，这是属于樱花的一段佛缘，也是佛者的一段修行，又或者是花神与佛祖闲来无事定下的赌约。于是，游人在古寺里赏一树樱花，僧侣在樱花树下听禅，世界由此多了几分静谧，几分诗意，堪称美好！

若说不足，不足只有一条，那便是樱花的花期不长，人们尚在惊艳它的开场，它已经准备闭幕了，于是“物哀”难免。在樱花树下穿行，游人常有一种错觉：明明是晴天，怎么忽然就下雨来了呢？寺院中的僧侣也许会“放下”，不因物喜，不因物悲。然而看花的尘俗中人毕竟修不到这般境界，看着樱花落去，心中不免觉得感伤，想要留住更多，却发现自己除了拍照、驻足，根本无能为力。这种感觉，与我们素常所说的“流连忘返”不同，而是带着一丝不忍和不甘。当樱花的谢落无常与出家人的五蕴皆空在古寺里互相切磋、印证的时候，很多人因此多了一腔悲悯情怀。

《莲社高贤传》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竺道生入虎丘山，聚石为徒，讲《涅槃经》，群石皆点头。”“顽石点头”的故事提醒了我，那古寺里的樱花是否就是佛经里的顽石，日日听那钟声和梵语声，早已在讲经人的点拨下参透了佛理，所以才会不住地颌首，默然落下，如同卸下了心灵的负担。花开总有落去时，花落亦有再开时，任它无风也萧萧，无雨也潇潇，将花开花落看淡，索性全都由着它们去又何妨呢？

我在寺院里看樱花，仿佛间，连人也变得超脱了。

——树在古寺中，为求开悟，巍峨宝殿中的木鱼敲落了多少樱花；人在古寺中，谁又不是拈花一笑的智者呢？樱花与古寺、与人，原本就是一体的啊！